兩朝綱目備要

四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要卷七

寧宗

嘉泰元年辛酉春正月戊午申嚴福建科鹽之禁

壬戌謝深甫等薦士三十有五人詔籍記中書以待選擇

丁卯禁帥路鈐轄閲受餽及擅招軍違者寘諸法

戊辰雪

乙亥又雪按乙亥在庚午後此文因戊辰雪而附書故在前

庚午以葛邲配饗光宗廟廷

賜謚文定光宗既祔廟當議配饗而一朝三相中周必大留正在其時皆嘗以學黨得罪故論者欲用葛邲及黨禁解嘉定元年五月必大之子新知筠州綸案必大子名綸作論誤乞以其父配享廟庭詔兩制禮官詳議

明年正之孫祕閣校理元剛復言其祖首侍崇陵講

讀後在相位始終六年而必大之相纔三閱月葛邲之相亦不踰年當以其祖配時章頴權禮部尚書乃乞並用二公配饗後亦不果行焉蓋必大雖賢相而被罪於授受之初正雖舊臣而去國於阽危之際是以論者有所不叶也然前朝如富公司馬公皆嘗被罪於熙寧紹聖之間而不害其配饗則亦未可以此而致疑云

二月壬辰開資善堂

癸巳周必大降官

制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
保依舊職致仕先是進士呂祖泰以上書得罪至是
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宜加黜削
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又言偽學之
徒餘孽未能盡革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故
有是命自朱熹獲罪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
至薦舉考校皆為厲禁姦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

紘並起填塞要塗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
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選
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
以自別其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時多勸
熹以謝絶生徒儉德避難者熹笑而不荅與學者黄
榦書曰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
如此大開爐鞴煆煉一番一等渾淆夾雜之流不須
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某州

教授余嘉者（案慶元黨禁作新州教授余嚞朱子傳作余嘉）上書政府乞斬
熹右丞相謝深甫語人曰彼何罪暨熹既歿言者猶
不能已蓋侂胄用事以來一等小人知素不齒於名
教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已斥於是橫身以任其責京
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主僞學之禁為韓侂
胄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天下目此四人
為魁愉云　周必大與楊萬里居同州二人論不合
必大得政萬里獨不得登從班慶元間諸公皆竄斥

余端禮與萬里善京鏜又敬之欲援以升萬里力辭乃下詔以萬里嘗為上皇宮僚未經擢用特除煥章閣待制宮祠如故未幾萬里力祈引年遂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士大夫益高之誠齋致仕不得其年月姑附於此

詔修光宗實錄

二年十一月乙卯詔再修日曆

乙未續修吏部七司法

二年十一月乙巳詔重修

試教官者自熙豐間始程伊川嘗非之今不廢其法

己亥四川初試教官

凡有出身人願試者先具所業經義三道詩賦各三首赴禮部陳乞若文理堪試則送試院不限人數取文理優長之人為合格初任除諸州教官自是為兩學之選及是言者請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年分倣禮部附試學官許有出身人具所業赴制置司陳乞

委有出身通判或教授看詳是歲就試者四人而取二人蜀人試教官自此始

辛丑雨土

三月丙寅雨雹

戊辰又雨

戊寅臨安大火

是夜臨安府寶蓮山下御史臺吏楊浩家火延燒御史臺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御輦院太史局

軍頭皇城司諸物庫　四月庚辰朔詔被火之家願
於貢院及寺觀寓止者聽之辛巳火乃滅詔兩浙轉
運司臨安府上所焚民居之數于朝厚加賑卹死者
給錢瘞之有司奏延燒軍民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家凡十八萬六千八百三十一口死而可知者五十
有九人詔出内府錢十六萬三千五百七十一緡米
六萬五千一百九十二斛四斗付浙漕司臨安府分
賜被火之民人錢一千米四斗小兒半之死者人予

十千而軍士各家錢二千米一斛浩坐降二官吉陽軍編管言者以為罰不當罪遂除名黥隸萬安軍而其子從政郎御史臺引贊官椿諫院守當官樞皆杖脊刺面配千里外火之始作也祕書郎葉挺之外親有據屋縱火者挺亦坐免壬午詔臨安府內外不被火之家有遷徙之勞並放僦錢五日時朝士皆借官船以居其屬太府寺丞黄何艤舟翔鸞寺前是夜賊登舟執何掠其金帛婦女而去何訴於朝事下大理

火之未滅也工部令史薛基家婢邱安喜者持炬燔
其主之屋知臨安府趙善堅執之梟其首以令且待
罪詔釋之善堅尋罷去其冬十一月都城又火明年
七月故將張忠烈家又火所燔凡數千家焉盖自渡
江以来都城火災未有及辛酉歲者謝深甫等以輔
政無狀致天譴請罪不許　甲申命臨安府察姦民
縱火者以軍法治之
是春姜特立建節

以和州防禦使為寧遠軍節度使

夏四月辛巳下詔自責案本紀及宋元通鑑下詔在壬午

詔曰朕以眇躬獲奉宗廟不明不敏無以上承天心下育萬姓乃者釁咎之延閔凶洊集𡤾𡤾在疚夙夜震皇今者譴見天地京城大火百萬生聚顛踣號呼無所歸命夫天生蒸民付于司牧顧朕德薄言動差失刑政繆盭赫然威怒宜譴朕躬元元何辜害至此極朕方戰慄齋精哀籲于上帝二三大臣視吾百姓

艱阨有可以全活之者公上之須廪庾之積捐以與民一無所愛庶幾安集慰朕惓怛之意　癸巳避殿減膳（案本紀避殿在癸未此云癸巳誤）

辛卯龍州蕃部寇邊

遣官軍討之先是龍州蕃人常至濁水寨互市寨有土豪受而儲之及蘇肅之知龍州以土豪擅利乃罷而移之自是戎人鹽糧米茶之屬皆不可得有李蒙大者本漢人以作過竄入龍州蕃部結誘蕃人至是

寇邊四川制置司以聞　嘉泰三年十月李蒙大納
欵四年正月得旨許之自是蕃部稍息
詔戒風俗
詔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差等令被
焚之餘其令官民營造室屋一遵制度務從簡朴銷
金鋪翠無得服用令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
庶令有司嚴立禁防貴近之家尤當遵奉苟違斯令
必罰無赦　丁酉御殿復膳

戊戌以潛邸為開元宫

五月旱

戊辰禱於天地宗廟社稷案本紀作戊午　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决繫囚釋諸路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命有司舉行寛恤之政十有六條

韓侂胄請致仕不許

時有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者嘗建言當今侂胄平章軍國重事如文彦博案宋史侂胄傳允中上書在三年拜太師後而此載侂胄

之為太師則又在二年之冬侂胄聞之上疏曰臣家本業儒遭逢

聖世繇臣曾祖先臣琦伯祖先臣忠彥踵登科第接

武丞輔暨于臣先大父先臣嘉彥蒙神宗皇帝録先

世舊勲俾之尚主自兹派流右列逮至臣不能自奮

濫叨世賞雖無足以踰人每念效忠之義不敢遺墜

誤蒙孝宗皇帝特達之知擢寘實閣光宗皇帝嗣登

大寳亦蒙眷遇每獲欽奉清閒之燕甲寅之秋國家

多故臣屬在肺腑往来兩宫預聞内禪陛下龍飛之

日面奉憲聖慈烈皇后聖㫖俾臣朝夕仰裨初政臣深惟綿薄不足以副使令是歲之冬即求閑退得請奉祠相繼乞骸之章亦已屢上俞音既秘黽勉至今正以聖恩深厚訓㫖再三臣未敢復申前請五月二十六日臣因見宰執忽聞局務官有劉子納廟堂及臺諫乃引文彦博故事肆為狂妄之說臣聞之駭汗如雨臣之本心天實臨之陛下實知之豈謂百執事間猶有不諒臣之丹曲妄有擬議斯人固不足責而

臣之出處豈容不明不惟自速顛隮竊恐上玷先訓
況臣近於霅川營一小室今將二歲猶未就緒非臣
親往終不能辦於是昧死陳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許臣守本官致仕以遂其私以全愚分疏入上批其
奏曰卿輔翊初政累歲于兹忠誠備殫勳績益茂朕
方得所倚賴豈容遠嬿力求休佚其體至懷勿復固
請於是允中遂坐免令臨安府押出國門而李孝友
孝純皆奪節

丙子雨

丁丑雨雹

七月癸亥又雨

六月丙午太白經天

秋七月乙卯何澹罷

先是澹以弟滌市私鹽殺傷邏卒事所累至是丐免

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翊日改大學士澹再為

中執法以至罷政前後踰六年專主偽學之禁云

澹始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
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
為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
生喬嚞等移書切責之語在紹熙二年澹乃去位四
年免喪時趙汝愚已執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
澹愈怨恨祈哀韓侂胄慶元初遂除御史中丞自是
力主偽學之禁以至執政
甲子陳自強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張釜簽書樞

密院事

乙丑賜龔頤正出身

頤正和州歷陽人本名敦頤少舉進士不第用洪丞相門客恩為不理選限登仕郎嘗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撰元祐黨籍三百九人列傳所佚者六人而已洪内翰領史院薦于朝初授下州文學旋補迪功郎潭州南嶽廟光宗受禪改今名用薦者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太社令宗正寺主簿頤正著續稽古録盛

言韓侂胄定策之勳由是擢兼資善堂小學教授遷
樞密院編修官至是詔以頤正學問該博賜進士出
身兼實録院檢討官付以三朝史事是冬遷秘書丞
未踰月卒及侂胄死有詔毁其續稽古録云

己巳吳曦入蜀

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此開邊之始也　吳氏世
職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中朝所以為
慮者甚遠紹熙五年夏吳挺死邱崈楊輔在蜀不欲

吳氏世襲議以張詔代之趙汝愚在樞筦從其議人服其遠識曦久蓄歸蜀之志朝廷不許韓侂胄欲握兵權遂遣曦入蜀

吳曦自殿巖出帥武興其身由襄漢之軍中而輜重泝嘉陵而上大舟十七艘多珍異之物所至人爭觀之護舟小校每得金乃許入季原缺在益昌與諸幕客就觀其物見孔雀四華亭鶴數十魚十許甕內有比目魚五色魚者二魚相依而行以杖分之立死合之悠洋如故云又有二崑崙藏之

艎中不可得見盖崑崙見大江則投身而逸是以閟之　郭杲在武興多刻剥軍士時王寧方行覈實之令士滋不堪黑谷戍卒二十有七人由是去為盗有張威者亦在其數杲死王大節攝帥事語諸將曰是廹於寒餓非有他揭榜招還之斬為首者以令流配其餘而已威配隆慶府後軍時號張紅眼者是也自杲死吳曦除西帥三軍之士望之如慈父母焉曦至軍首為璘建廟大殿費十萬緡他不計也又命士卒

負土築江濱地際山為園廣袤數里日役數千人士
始失望
八月己卯減奏薦恩
言者以官冗恩濫請因娶宗女授官者仍舊法終身
止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文學歸正
官不許添差極邊初官不許求辟大使臣丁憂解官
遇覃恩不得遷秩著為令從之
甲申張釜罷

陳自強兼知樞密院事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政和初林攄自翰苑擢為執政其父郃以寶文閣待制遷直學士蓋異數也近歲松為諫長其父九萬以子在臺省日久自直敷文閣除秘閣修撰至是松執政再除華文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視政和恩數為優云　松知錢塘縣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松聞之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既至則盛供張舍

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皇恐莫知所為居數日侂胄意稍解名之則知為所取矣侂胄大怒松聞之亟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鈞顔某忝為赤縣職所當知故為王取之耳侂胄意稍解姬既再入侂胄尚未平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後兩旬遷監察御史踰年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

名松壽佗冑遣問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
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佗冑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
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後帥蜀貶官責詞有處汙穢而
不羞莫汝為甚之句盖謂是也
丙戌復議鐵錢利害
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
九月辛亥决浙西圍田
遣朝臣二人往

己卯雨土

十二月辛丑亦如之

甲戌纂集孝宗朝典禮

以命禮官

冬十月甲申詔免瑞慶節入貢

以光宗憂故

丙戌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

從起居郎王容之請也侂胄敗乃削之

丙寅太白晝見
後月己卯太白經天
十一月始命刑部得薦舉外任人
禮部國子監長貳得舉諸州教授改京官舊制也至是言者以為大理評事止用舉主三員又評事中亦有已改官者舉削常是有餘乞做此例令刑部長貳大理卿少得通舉諸路提刑司檢法官從之
十二月庚寅復免臨安府身丁錢

三年

是歲諸路旱賑之

浙西江東兩淮利州路仍蠲其賦

真里賦國入貢

獻馴象二

嘉泰二年壬戌春正月癸亥蘓師旦兼樞密院都承旨

師旦本平江府書佐韓侂胄頃為本府兵馬鈐轄從

府假筆吏吏以其泠局俾師旦行韓潚歸蘓復還府

下邱密為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韓知閤門事師旦困甚往依之韓憐而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韓以師旦竄名藩邸吏士內遂用隨龍恩得官韓以其辯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于大臣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官則或與之接坐矣陳自強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蠟梅以秀慧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械遷知閤門事樞密院都承旨幹辦皇

城司師旦權日盛乃自名藴氏之出子陳睢總蜀計案慶元黨禁作陳韡紹熙初脩蜀鹽法條下與此同為建景藴樓于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陳自強正揆席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　師旦用事時近臣皆因之以進鄧友龍為給事中差與抗禮餘人至僕隸事之師旦每會其名從官不復折簡第遣人傳諭或值宴集賓客滿坐聞命即委之而去始師旦為小吏邱崈屢咨之洎師江東過辭師旦自朝至日中昃不得見翊日再來逮暮始

能一面雖忿不敢校也內翰左史傅伯壽尤與之親
厚伯壽老病不能拜尚除執政請外除集英殿修撰
知夔州及死又除寶謨閣待制盡得從官恩數云
趙大全為學官一日得堂帖除樞密院編修官大全
即稱疾杜門不拜時蘊師旦為都承旨故也後數日
師旦建節罷去李壁權副都承旨大全乃受命由此
不容遂請知眉州以出未上侂胄死詔召還大全貧
不能出有旨潼川具舟津遣乃克行既至除太常丞

未幾會其從者秉舟與參政婁機家人遇於閘中爭
道機不樂遂為言者所論以為大禮樂章承用舊本
復得眉州而去未行卒于北關外人皆憐之大全潼
川人淳熙十三年舉進士為四川類省試第一自簡
州學官召察遂官行都其卒葢嘉定二年十月癸亥
云

丁卯高宗實録成
陳自強等上時史館無専官未知果誰筆也　二月

丁卯詔修正史實訓案本紀及通鑑修實訓在丁亥

己巳雷

二月弛學禁

初學禁之行也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者實横身以任其責為韓侂冑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慶元五年二月紘罷吏部侍郎七月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八月鏜以左相死于位去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事魁憸盡去侂冑亦厭前事欲

稍示更改以消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為然（案宋史侂胄傳係張孝伯）正月癸亥言者論近歲習僞之徒唱為攻僞之說今陰陽已分真僞已別人之趨向已定望播告中外專事忠恪奏可（案宋元通鑑係施康年）是春趙汝愚追復資政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黄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宫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

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殁已踰年而周必大留正各已
貶秩還政十月詔朱熹以待制致仕閏月制復周必
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僞禁稍弛然宗師既亡義禮
日喪風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專擅為當然而恣其所
為小人以無恥為常事而恬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
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有
趦趄於侂胄之門者矣其禍極於開邊而後已　侯
貫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

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罷兩府而魁憸盡侂冑圖恢復而意向移學禁自是懈矣然學禁雖衰權焰方熾君子之脉既削小人之勢遂成不極於曦叛侂誅不止于時為君子謀守儉德之初心安固窮之晚節聽小人之自為闔闢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待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欝樂於乍伸輙動其彈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

伸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舉而行之誰曰不可抑開禧之事開邊也非復讎也圖不軌也非為社稷也而羽之而翼之可不可也文公嘐莫語蔡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日而不少堅忍於禁已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憖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凖未為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

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别文公書有曰天下不患無人材但師道不立為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人扶植之也大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為天下福師道真足為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為人心禍真酷且深也

甲申趙汝愚復職

詔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汝愚曩因衆
論嘗掛深文朕以其屬籍之聯累經赦宥可復資政
殿學士
戊子頒治縣十二事
以風厲縣令
癸巳禁行私史
初秦檜既成和議始有私史之禁時李光嘗以此重
得罪檜死遂弛語言律近歲私史益多郡國皆鋟本

人競傳之至是言者因奏禁私史且請取李燾續通鑑長編王偁東都事畧熊克九朝通畧李丙丁未録及語録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刊行自餘悉皆禁絶違者坐之燾所著長編凡九千餘卷案李燾傳長編凡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九千字誤孝宗甚重之偁與克皆甞上其書除職遷官仍付史館丙以父任監行在都鹽倉乾道八年夏上其所編丁未録二百卷自治平四年至靖康元年詔特改京官付國

史院然紀載無法學者弗稱焉其秋商人戴十六者
私持克所著中興小歷及通畧事畧等欲渡淮盱眙
軍以聞遂命諸道帥憲司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
干國體者悉令毀棄中興小歷者自建炎初元至紹
興之季年雖已成未嘗進御其書多避就之辭不為
精博非長編比也

三月辛亥詔舉邊郡守

宰執各舉可守邊郡者二三人　尋又詔諸路帥臣

總領監司舉可為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
己未初命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
命諸路舉行如四川二廣之制
罷泛舉
是月詔薦舉除陞改自代十科外悉罷自令如特旨
令內外薦舉者並具實迹以聞
夏四月庚寅雨雹
六月庚子又雨

辛卯禁經營留闕者

渡江以来員多闕少中外久患之紹興末寺監丞簿學官大理司直樞密院編修官始皆有待次者乾道五年秋孝宗遂命皆與添差一次自今須見闕乃得除然近歲東南郡守率待闕五六年蜀中亦三四年由是朝士罕肯丐外而勢要之人多攘闕者淳熙十三年詔自今存留州郡十五闕止差一政令中書籍記以待職事官外補慶元元年又增為三十闕〻

事官補外毋得陳乞然廟堂羣於丐請率多借用嘉泰二年夏言者請以嘉興府處台衢嚴信池袁撫江潮漳泰溫徽州十五闕令中書再行注籍專待職事官請外如有經營留闕之人令給舍繳駁臺諫論奏從之令監司帥臣亦有待闕者而待左選人用六年闕侍右小使臣用五年半闕云

是月復太學混補試

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

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
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
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每百
人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
士人多不就試則為他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甚
慶元中遂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
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己巳賜舉人第

禮部奏名進士傅行簡等四百九十有七人及第出

身有差

六月己卯臨安府火

辛卯禁都民以火訛相驚者

壬午濬浙西運河

己亥禁冐姓充軍

舊者悉令諸州改正

秋七月不雨

癸亥釋諸路杖以下囚已未命有司舉行寛恤之政七條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復行寛恤四事

八月丙子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建寶謨閣

奉藏光宗御集

己丑詔作壽慈宮

請太皇太后還内初壽皇升遐憲聖壽成二太后當

還内而壽康宫已在南内矣乃改重華宫為慈福宫以舊慈福宫為重壽殿二太后皆徙居此憲聖終喪又改慈福宫為壽慈以奉太母是歲九月光宗撤几筵上復請太母還内而太母以為久居此宫凡百安便况以年髙不欲遷移上乃以慈訓諭中外百官宜敬悉焉十月上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以十二月甲戌奉上册寳

甲午慶元條法事類成

謝深甫等上之明年七月詔頒于天下

九月乙酉上朝壽慈宮

甲寅修皇帝會要

明年八月書成陳自強等上進

丙寅嗣秀王伯圭薨

本末具紹熙三年尋追封崇王諡曰憲靖　故事同

姓秉旄者非親弟愛子無得兼兩鎮熙寧初惟相孝

定王允弼定榮易王允良以屬近行尊乃得之慶元

初伯圭既辭中書令詔有司別議優崇之禮始命兼
兩鎮馬國朝二百五十年宗室秉雙旄者僅二人爾
庚午野蠶成繭
臨安府奏聞
是秋詔監司帥臣就送還人之官
蓋以省將迎之費也時黄人傑自隆守除夔路提刑
已解官久矣得此旨遂檄隆州再索送還人而夔之
迓吏已至遂兩用之其失本旨如此人傑盱江人有

能詩聲自號魯齋居士

冬十月壬申以通判主管總所財賦

詔諸州起發總領所財賦以通判為主管官

是月追復朱熹職名 案宋元通鑑在九月誤

以煥章閣待制致仕 案慶元黨禁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與此稍異

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丁卯皇帝日歷成

謝深甫等上奉安于秘閣

庚午命贓吏毋便予祠

言者論臣僚贓累鉅萬具載章疏投閒數月便得祠祿請自今皆須二年雖有是言然臺諫所論或得於風聞朝廷察其誣未嘗不救拭也若究實懲治則賄者無以幸免而枉者可以復直矣舊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為一疋後增至二千紹興三年高宗以絹直高特下詔增一千乾道六年復詔權以四千為一疋迄今遂為定制

十二月甲戌日中有黑子

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后遂安人也少入慈福宮性婉淑憲聖慈烈皇后甚愛之初封郡夫人慶元三年進婕妤又進貴妃至是立為皇后學士傅伯壽草制有曰洪惟文母念我神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内殿蓋紀其實也后知書史通古今兄次山本右學生慶元間為帶御器械累遷太尉岳陽軍節度使韓侂胄死按此因類紀楊次山事故有言

及侂胄死後者葢亦承用舊文未加刋正耳拜開府儀同三司嘉定三年夏拜少保封永陽郡王次山能避遠權勢而不與人事論者以為得外戚之體子谷石皆為承宣使

韓侂胄為太師案本傳為太師在三年與此異

庚辰大閱案本紀大閱在庚寅講官之詔在丁未

閏十二月乙未詔講官開陳經義

有當開釋者許依讀官例隨事開陳

乙卯宗室曬加恩

曮即與愿也慶元四年育於宮中六年除福州觀察
使至是拜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聽讀資善堂以
右内率府副率與詵充伴讀尋進開府儀同三司封
榮王
是月復周必大官職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是冬皇子坰生
未踰月薨追封華王謚曰冲穆

是歲詔修孝宗光宗實録

詔寶文閣學士傅伯壽直華文閣陸游同修蓋專以委之先是和州布衣龔敦頤者元祐黨人原之曾孫也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邁領史院奏之後避光宗名改頤正朝廷以其有史學賜出身除實録院檢討官蓋付以史事未幾而頤正卒乃外名傅陸還朝孝録比它書尤踈駁 傅陸既以京祠專領史事已而傅除簽書樞密院事老病

不能拜力辭乃以為資政殿學士出守陸年且八十復引年遂以次對領秘書監俄復致仕朝廷命二公舉可代者陸薦京西轉運判官李大異傅薦新除夔州路提點刑獄李壁遂名大異為秘書監遷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而壁為秘書少監遷宗正少卿直舍人院以至執政不復領史事矣　明年五月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史以書來上者賞之

韓侂胄扼塞言路

自紹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胄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而臺諫亦多牽掣顧望凡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舉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始者猶及釐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浸及屬官曹椽最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有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攖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轉對監司

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栗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

賑諸州水旱

建寧府福汀南劍瀘州水邵州旱命賑之

兩朝綱目備要卷八

寧宗

嘉泰三年癸亥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

壬午置湖南谿洞總首

戊子龍州蕃部冦邊

掠大崖鋪二月庚申夜陷濁水寨執知寨范浩屠其家蓋浩首罪土豪絶其博易故也興州帥吳曦命王

鉞李好義討之七月鉞命好義等以選士二百人深入己卯晚渡大魚河庚辰旦蕃人望見官軍即走入箐官軍追之斬八級蕃人走險官軍不能進乃還焚其部帳蕃人怒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十餘里日晚好義等僅得濟河翌日辛巳還至濁水寨壬辰蕃人約降制置司不敢決八月丙辰以其事申樞密院大畧謂不即受降恐失事機誘而縛之又傷大信未報制置司恐蕃人再入九月戊辰以便宜檄都統司納

降仍再申密院大畧謂若更遲延恐蕃部生疑兵連
禍結亦未得旨
甲午張巖罷
丙申陳自強兼參知政事
丁酉雷
戊戌幸太學武學
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
官篇遂幸武學謁武成殿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

恩賜帛有差

袁説友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自乾德已未止除二員或一員而已是春

謝深甫初免相許及之爲參知政事既命陳自强以

樞長兼權俄又除説友蓋三員也時朝廷未置相故

自强以員外兼此亦國朝所未有嘉定初又命雷孝

友婁機樓鑰亦三員遂爲故事

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

伯壽以老病不能拜辭不拜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

夔州

二月乙巳册皇后楊氏

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再竄王德謙於新州

是歲八月死於貶所

三月丙子詔相度鐵錢利害

無為軍李運言兩淮鐵錢交子利害詔户部相度以

間尋以有司言宜置官講求會子鐵錢利害詔戶部

併行相度　四月丙午出封椿庫兩淮交子一百萬

命轉運司收民間鐵錢

久雨

丁丑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乙酉幸聚景園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福州言瑞麥生

乙卯徽宗孝宗玉牒光宗實録成按本紀當為徽宗玉牒孝宗光宗實録此文有悞

陳自強等上進

五月戊寅陳自強為右丞相

自強既拜首除蘓師旦定江軍承宣使時又有周筠者本韓侂冑家蒼頭亦冒以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為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又有李士謹者初為侂冑直省官亦用事侂冑敗師旦處斬筠士謹俱

泒嶺南 李心傳曰在京職事官俸甚薄宰相不滿
四百千下至寺監官纔五十餘千都城物貴不足於
用歲時節序浙路諸州皆饋酒率觱之以資費獨宰
執臺諫不敢以壺酒饋由是為臺諫者極貧淳熙中
王牧為監察御史月俸六十緡其兄將遣女議月以
十緡助之迄不能也外方牧伯一或陰致饋聞於當
路則公議騰沸斥罰隨之矣如夔帥銀黑白鋌淮東
總領金注椀之類是也自侂胄用事賄賂盛行四方

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爲訝其所用如陳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弁字者輒不開是時饋酒於宰執臺諫之門率以千計久以惡其鄭重則又折以錢故一爲臺諫者皆致富有某路某司吏余舊使令也一日枉道來拜自言南士持節者俾之入都問之曰某官令押信匣大小五百七十枚求茶馬耳余甚駭之且不信居數月果報榷牧之命某年某月也

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不雨

庚辰詔大理三衙臨安府釋杖以下囚六月己酉降

大理三衙臨安府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秋七月辛未造戰艦

出封樁庫錢十萬緡命殿前司造

壬午罷三監鑄錢

同安漢陽蘄春

白虹貫日
癸未禁抑納逃賦
降吉江淅州縣
乙未上光宗皇帝徽號
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十
一月壬申上册寶於太廟
八月戊申置四川提舉茶馬
二員分治茶馬事吴總者武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

乾道中自都官郎易帶御器械年三十餘為池州都統制每妄殺人孝宗知之復命易文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茶馬坐黎州變故降為集英殿修撰奉祠久之復命出守稍遷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嘉泰之間總食祠禄居漢中而從子曦為殿副二人不相能總每丐任使曦數陰沮之總無以為策時胡大成為茶馬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直舊例買馬必四尺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

益希所市四尺一寸而已其至軍中鬻者復衆朝廷
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謀納賂於蘇
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
不能更張莫若復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後省駁
之乃詔總與郡朝論方難其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
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茗司損其直
故以駑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
踰公者矣翌日召輅至韓府侂胄見之立語少頃又

翌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畧以為茶馬司所發綱馬全
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官各一員
令二省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二年八月丁未也後
四日遂命直秘閣知瀘州王大過與轄分領之大過
置司成都轄置司興元府方總之受堂帖也即日以
秦司屬官印視事於其宅又以逐吏稍緩私遣御前
軍二人至成都府捕胥長以來自紹熙末茶使視事
皆申知制司總以身為從官用故事不復關白制使

謝源明怒會得郤吏罷報即追還迓人械所遣二卒還軍中總大沮然猶得知潼川府云時義烈廟初成總身至武興以謁廟為名與曦樂飲結驩而去輅至司所市馬終不及格則以深蕃道梗難猝致為詞焉輅果子後為殿巗

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事

甲子詔比較瘐死囚

詔刑部歲終比較其數而殿最之

九月庚午袁說友罷

壬申立莊文太子後

孝宗之長子鄧王愭也立為皇太子而薨無嗣至是立宗子希璂為之後（按本紀作希琪）更名摢授右千牛衛大將軍　明年二月丁酉置小學教授

癸酉禁毀錢改鑄

命坑冶鐵冶司毋得毀私錢為銅

冬十月庚子呂祖泰任便居住

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命閱民兵

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

丁未大風

戊申龍州蕃部降

李蒙大者率其徒二百至濁水源穀子隴下守臣楊

熹委江油令馬崇讓與王鉞往受其降蕃人獻六牛

爲禮庚戌制置司被旨以蒙大元係漢人竄入蕃界

結誘侵犯罪在不赦即與文州蕃部不同甲寅制置
司復奏蕃人服罪投降儻於此時沮卻恐獸窮必噬
反生後患明年正月壬申得旨許之制置司先奏蕃
人開展封堠約三百里及獻水銀朱砂窟一處既遂
言此皆蕃人養生之具恐難遽受又慮別生希覬引
惹邊釁募猝未寧息乞賜給還蕃部亦許之於是犒蕃
人錢引七百銀椀三將士皆受賞而歸留大軍二百
五十人屯濁水寨通舊為四百五十又乞籍定寨夫

官給軍器五日一閱及於乾坡漁溪濁水三寨之側築小堡三十徙並邊民户口二百四十往居之乾坡寨在平地中無險阨王鉞又請於其前築水碓山寨以爲戍守之所朝廷皆行之自是蕃部稍帖息矣

十一月甲戌日南至祀天地於圜丘按本紀祀天地在乙亥

是歲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星宋星

赦天下

癸未大風

己丑更定選人改官法

言者又請選人曾歷監當獄官令各三考餘官三考無贓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削許就磨勘吏部引見以八員四川換給以三員爲額於是東南應格者木昇等四人川路應格者蹇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其太濫謂使其律已奉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二考所事監司郡守何啻四五十人豈無一爲之動心者姑以今嵗之應斯格者觀之大畧可見詔吏部

長貳詳議時吏部又得應格者俞圭一員黄由適兼
尚書乃奏乞歷上二三任通成十二考止用常員舉
主二員若係舉主闕陞人更減一員開禧初言者又
指其僥倖乞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堅
守孝宗立定八十員之額其嘉泰以後積考減員等
指揮更不施行
庚寅復置福田居養院
命諸路提舉常平司主之

十二月辛酉詔戒將帥掊克

是冬金國盜起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榷場朝廷聞其事即起參政張巖帥淮東樞密程松帥淮西蓋以巖揚州人松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侍郎邱崈守四明以防海道起大卿辛棄疾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力求去乃召還行在既又轉一官知婺州於是文臣無肯行者遂以李

奕為荆鄂副都統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奭言世將
家皆為戎帥時松及喪未免力辭改命廣帥薛叔似
而叔似不行留提舉佑神觀遂命侍郎宇文紹節代
之辟置參機皆非常制又徙棄疾以次對守京口起
資政趙彦逾守四明出知院許及之守金陵及之不
欲行乃命宣以直學士代典留鑰其開邊釁蓋自此
始
是歲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

朝廷雖有指揮然遠方自如明年夏馬使彭輅至成
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留連踰兩月自入境迎
迓以至折俎贈行以楮幣錦綵書籍藥物計之所得
幾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也蓋諸路互送惟建康成
都最厚諸司每會集一分計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
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千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
之而鄰路監帥司尚不與是歲六月趙漕自成都運
除四川茶馬時趙攝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

茶漕並置司成都城中而送還迎迓公用水脚之費各司為數千萬緡舊無所謂壓境錢者謝源明始創之趙元不離城中而亦受壓境錢茲又可笑也建康所謂六司者帥漕總賦戎騎二司帥而主管行宮大内鑰匙宦者與焉每歲時留守按行殿中宦者輙置酒自居主席而坐留守於賓位陳正獻公為留守亦去之其後范致能還復其舊

命監司郡守申交割數

以見管實數申尚書省　是秋王勲以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移本路安撫知瀘州而張演代勲為小漕勲晉原人與演居同郡先是演之子紹曽監利州贍軍酒庫演屢以舉削懇於勲不許會勲為其子什邡丞駒干西憲傳伯成舉削伯成荅云此削總卿以囑利州張監庫業既許之若能舉張則可奉薦勲喜即命吏書紹曽奏牘且急飛書報演已而知伯成所屬乃監利州大軍庫張爍非紹曽也遂亟更奏牘演以為

狎巳大慽之及受命不竢廷者徑行勲亦遽歸遇於
近郊相見寒暄而已勲將去以漕司所積羨錢十萬
緡入備邊庫言於朝演言自備邊外漕司可支者纔
為錢十四萬餘緡而欠川廣兩總司錢甚影臺諫不
直勲四年正月壬辰有旨成都轉運判官趙善宣究
實趙言前知遂寧府於漕司為所部有嫌勲聞之自
言所欠兩總司綱運自有列郡未撥窠名非漕司錢
也户部以勲為是符演管催撥欠而已趙漕章未報

六月勲以病卒於瀘既而趙漕移西路李揆代之按

驗以勲為直制師程松工其事演時已罷又坐削二

官焉

初以諸司官理通判

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考理當通判時張孝伯之弟

孝仲為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即除知成州明年擢

提點利州路刑獄未幾虞雍公之孫易簡亦自福建

漕幕擢守大寧蓋用此例

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乙亥大風

庚辰貶內侍甘昺

以罪貶信州居住昺昪之弟也上過德壽宮昺與有

力寫頗貴寵

癸未日中有黑子

辛卯雷

壬辰雨雹

西浮洞逃軍為亂

破文昌縣廣西經畧司以為言遣兵討平之

是月盤量關上積糧

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庚吏率全其扃鑰以相授至可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增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除其腐敗折閱之數所有累界官吏失點檢之罪並特免時陳睦總賦遂降度牒貳萬五千道下總所収糴補填焉

辛棄疾賛開邊

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韓侂胄大

喜遂決意開邊

二月壬子蠲臨安府逋負酒錢

六萬緡

己未立試刑法避親法

庚辰夜有赤氣亘天

三月丁卯臨安府大火

其夜二更後行在糧料院後八條巷內右丞相府吏劉慶家失火自太廟南墻外通衢延燒糧料院及右丞相府尚書省樞密院制敕院檢正房左右司諫院尚書六部惟存門下後省及工部侍郎廳次燒萬松嶺清平山仁王寺石佛菴樞密院親兵營修內司泤燒至學士院內酒庫及內中宮門廊屋殿步司諸軍官兵連夜救撲火勢未已有旨宣殿步司諸軍分撥入內併力救撲諸班直禁衛等內百司百官守局時

宰臣執政太師韓侂胄皆在太廟指揮步帥李郁用心竭力救撲不得燒至太廟侂胄以重賞許諸軍夜漏下三鼓遂撤去太廟廊屋祖宗神主册寶法物皆移寓壽慈宮仍開候潮門宣入殿步司城外軍兵救撲是夕百官之家皆往都亭驛避火火及和寧門外棼杈子門戊辰旦和寧門鴟吻上火忽起殿前司中軍第二將搭材隊白身効用張隆用飛梯登門騰上屋脊持短斧擊鴟吻碎之煙遂熄詔以隆爲承信郎

殿前司準備將賜金十兩紡絲二疋佗胄又賜隆金
七兩時火西至三茅觀大門南至御街北至太廟巷
工及七寶山一帶所焚居民甚衆至未刻乃滅有旨
抄劄被火及毀屋之家人賜錢一千米四斗小兒半
之許從便暫往城内外寺院居止三省樞密院及陳
丞相家皆寓都亭驛六部寓傳法院巳巳御前喝賜
諸軍犒賞執政以下欲車駕過壽慈宮不果出是日
太皇太后生辰免過宫上壽詔商販竹木令兩浙轉

運司免稅兩月已刻用禁衛圍子送祖宗神主再還
太廟庚午御筆回祿為災專戒不德可避正殿令學
士院降詔罷已癸酉詔曰朕焦勞庶務宵旰十年臨
民懷朽索之危履位凛堅氷之懼皇圖增壯甫還昔
日之觀回祿降災復值季春之月屬乖撲滅驟致延
燒亹荷眷於三靈迄肇安於九廟奈民廬之焚燬暨
宮寺之蔓延厥咎何繇繄予不德退省菲涼之質敢
忘戰慄之思書焚室以寬征用廣及民之澤務側身

而修行聿嚴避殿之規尚期中外之同寅勉輔朕冲
之不逮庶銷譴異式迓休祥於是特進右丞相祁國
公陳自強引罪避位疏三上甲戌御筆回祿為災延
及宫寺卿當輔朕講求闕政以答天意卿欲丐去朕
何賴焉老成重德中外具瞻仰體至懷毋復有請自
強乃率百官拜表請上御正殿曰沴雖作於鬱攸咎
實因於黎獻譆譆出出本徵豫告之妖業業兢兢自
秉謙光之德赦百辟瘝官之罪下十行責己之書萬

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安之如故神罔時
恫顧黼座之猶遷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視外
朝詔不許又上表曰災降於天應從其類燬西都之
白鶴蓋因貴近之遊褻北寺之黄門乃示極陰之變
上帝警具寮之失聖君非逆德之招與其側席以焦
勞孰若宅尊而廢置猶不許自強等三上表曰惟我
宋之開基應心星而尚赤閼伯配炎精之祀既主於
辰商人閲舊釁之生每由於火在數難逃於已定弭

究惟取於交修就令入奏於延英曷若會朝於北禁
許之先是二月庚申夜有赤氣亘於東北隅太史局
言應在魯徐分野至是火乃作於都城丙子侍御史
陸峻言鬱攸之變起於民居三首六部所存無幾迫
及太廟侵及宮城都民驚駭宗祐震動此豈盛時所
當有哉以人事觀之四方刑獄動經年歲奏案不下
京都貪墨之吏雖以罪去不傷毫毛恩賞貴乎平今
則惟勢與力是專刑法貴乎當今則惟勢與力是命

將師行一切之政守令求利靡有或遺此皆不當乎天心者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枚舉而更圖之時知臨安府王兩浙轉運副使陳亦待罪詔放罷而步軍司統制統領官何汝霖等七人以救火之勞各進官一等吳覡等十八人各減二年磨勘已而府尹言劉慶是日他出其女遺火而鄰人張三潘乙不即救護詔慶女杖脊鄰州編管慶及妻王與二鄰人皆杖一百而慶與王以老聽贖云

嘉泰失火 按所紀與上臨安大火之事為

一條而復冠以嘉泰失火四字於文為駁蓋亦雜引他書所成耳

陳自强為右揆火及其府主帑吏請筦鑰於自强自强聞變口呿而不能言由是囊橐無孑遺者自强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强大言曰郭殿前可謂號令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强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搬擔伏遂失一金注椀衆愕而退事定韓侂冑謂羣公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可憐須少助之於是侂冑首遺萬緡諸公賂遺踵至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

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為之賦曰公議不明臺遂焚
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保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
生民以來未嘗見此一火
壬申禁質賣軍器
辛巳立添差及祠廟限員
夏四月甲午朔命內外諸軍詳度紙隊法
甲辰許及之罷
賑恤江西州縣水旱

乙巳費士寅兼知樞密院事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
賜出身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詔革選舉弊
詔曰朕惟選舉之法所以公天下而權要之臣猶私
撓禁請屬旁午奔競日滋寒畯見遺乃者訓勑屢申
曾不知畏今當必行以儆中外其有輙遣私書及受
私書不以聞者重寘於理毋貸
殿前司兵闕

軍士與廵檢司卒鬬擊破民家詔捕之主帥以下論
罰有差
五月乙亥詔舉將材
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内三人不如所舉者坐之
追封岳飛為鄂王
此寓開邊之意
六月丙申置諸軍帳前雄効
以軍官子孫補之　壬子詔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

實上其數於樞密院　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為千人

十一月庚申令諸州置招軍簿　明年三月以淮西安撫司所招軍為強勇軍

是日韓侂胄卻生日賀儀

先是慶元三年侂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為壽直寶文閣四川茶馬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預為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桌十位衆已駭之權工部

尚書獻真珠搭襠十副光耀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蕭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書生無以為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啟之乃栗金蒲桃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駭沮至是韓之書表司準本使太師郡王鈞旨十月五日生日所有諸路監司帥臣州郡賀禮書信依年例並不收受如是送到定行退回仰進奏官疾速徧行關報議者謂大臣卻四方之饋未有自奏邸行下諸路如此者蓋僭也開禧

三年侂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於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院使秦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筭

壬寅集議裁抑濫賞

詔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　八月癸丑詔自今以恩賞進秩歲毋過二官

壬子核諸州樁積錢米

詔諸路監司覈實上其數於尚書省
秋七月不雨
甲子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及諸路決繫囚戊辰
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已已命諸路提刑從宜斷疑獄
蠲内外諸軍所負營運息錢辛未蠲兩浙闕雨州縣
逋租
戊子修保伍法
命諸路提刑提舉同措置　開禧元年七月詔諸路

提刑提舉司措置保甲

八月己亥皇帝玉牒成

陳自強等上進

甲辰賜范祖禹謚

曰正獻

癸丑蠲紹興府民身丁

詔攢宮所在民蠲身丁錢絹綿鹽　丙辰除靜江府

昭州折布錢

戊午張孝伯罷

九月丁卯更定捕盜改官法

有司以為請詔侍從集議　明年正月重定選人捕盜賞為二等

冬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

十一月己未朔詔便宜發廩

兩淮荆襄諸州遇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即日以聞

壬申白氣亘天

十二月癸巳詔宰執復兼國用事

詔曰朕仰惟祖宗委任三司專總邦計故能周知源委出入有常今之財賦各歸户部而事權散紊不復相通有司出納莫可稽考吏或苟取重困吾民朕嘗有意變通比覽臣僚奏疏因思區畫其遵孝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為之屬俾顓

其職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會計而總覈之
庶幾名實不欺用度有紀焉遂以陳自強兼國用使
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　明年二月癸丑詔國用
司立考覈財賦之法於諸路轉運司　開禧元年七
月韓侂胄兼國用使
己亥詔改明年元
壬子禁州縣挾私籍沒民産按本紀在壬寅
甲辰再蠲臨安身丁錢

三年

是歲有旨六部架閣非闕官勿除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再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舊制成案留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今金耀無復曩司則悉藏之架閣矣主管官號掌故擇選人有時望者為之例為編删學官之選近歲滋益輕至有待次累年者朝廷患之至是有旨非

闕官不除　有選人家閩中其父與陳自強有舊至是入都見自強求為掌故自強對衆厲聲曰外間豈不知近者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為之踧踖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他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耶其人即座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貺鼎至晃耀老目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貺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衆金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

緡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　嘉定八年七月又

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

總所拘監司算綱運

嘉泰四年刑部員外郎劉述提舉江東常平公事坐事免去而湖廣總領吳盱申省云述久本所綱運甚多請留之打算述舟行已到鄂渚朝旨下盱移檄追還此亦頃所未有述成都人淳熙七年初改京秩以試中大法趙丞相用為評事蜀人鄙之鄉會斥不與

末兩月黜知雲安縣通判施州恭州崇慶府慶元末知廣安軍用李銳事迎合袁説友以此得召説友罷述亦坐黜議者頗指銳事爲言云方銳之敗也先籍其家得法書名畫珍寶之物甚衆其後制司始遣官盡拘其所有吏因爲姦隱匿復不少計其貲猶直二百萬緡焉

開禧元年乙丑春正月癸酉初置澉浦水軍

丁丑詔以隷殿前司

壬午雨霾

賜藴洵謚

曰文

二月丙午蠲臨安酒稅錢

積欠十八萬緡有奇詔蠲之

乙卯雪

竄翁點

坐與察官交章也以朝請大夫江南東路提點刑獄

公事追三官送新州安置先是楊輔自潼川召歸至夔門引疾不進上奏乞祠且移書用事者力言兵未可動拂其意乃進職二等為顯謨閣直學士奉祠去年冬十月乙未也於是監察御史徐柟劾輔實不病復奪所進職罷祠公論大不予時劉起晦除秘書省正字甫數月柟又劾起晦頃宰貴溪曲法沽譽有罷相位而過邑者起晦率士人百餘輩攔幞遮迓且為不遜語此十目所知也柟所云指趙忠定也起晦繇

是罷去時十一月丙戌也黙與枏頗厚使人諷之枏
不樂十二月壬寅有旨召黙赴行在枏遽劾黙貪黷
嗜進民詞則捲官券數千而獲判臺餽則較肉餅二
事而責償言多類此疏入遂寢其命今年正月己卯
也黙聞之工章自辨首論察官為內臺刑獄之官為
外臺察官論事不得其平外臺安得泯没而不與之
直次論枏私託不行所以貽怒者數事其末乃云侍
郎楊輔秘書劉起晦二人者皆今之望人也方藉以

為國家元氣楊輔召來已到夔府值漲未能出峽起
晦與徐柟向來同時作縣相鄰職事相關一旦報怨
併及二人皆論罷之中外無不失望臣恃其與柟有
平昔之舊遂宛轉以言勸之由是大不相樂韓侂胄
見其章大怒陳自強退而批旨云臺諫乃耳目之寄
朝廷紀綱之地翁點輒於奏牘妄肆詆訶以泄私忿
遂有是責點尋卒於貶所人皆傷之二人皆莆田人
點乾道二年進士乙科起晦復之子淳熙五年進士

乙科

三月庚申太白晝見

辛未申嚴舉子令

申嚴生子棄殺之禁仍令諸路主管常平官月給錢米收養之

癸未費士寅罷

士寅既驟貴及為樞長韓侂胄將用兵士寅心知其難而不敢顯諫會興元帥趙介死侂胄欲以士寅鎮

興元為宣威之漸以微詞諷之所答不酬佖胄愬先
是士寅有跅属曰費其家貧遠客士寅館之府第其
後稍為姦利士寅殊不知會蜀人有行錢三百千從
堂中千軍壘者命既出費其盡有之同館者分金而
不得大喧李大異時在鳳池嘗偕數從官入謁學館
與賓次近具聞其言至是大異持此劾之併及餘事
佖胄察示其章士寅乃求去跅入除資政殿學士知
興元府於是眉人朱不棄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為

鄧友龍所厚士寅艤舟北關外急招之謂曰士寅此出未知何以得罪於師王欲干侍御一詢之庶知過而改耳又慮大諫攻擊未已此職名未可保全望侍御留意不棄去為友龍言之友龍大笑曰知樞密院事尚失之職名何足較然李伯珍再入文字必與友龍商榷可保無他即移簡侂胄言之侂胄答曰亦無它弟前日嘗面諭令往興元乃不承當耳明日不棄以告士寅士寅悵然曰此士寅愚暗之罪也前此師

王第言漢中要地須一重臣鎮撫若士寅請往即豈
敢自謂重臣耶幸多謝侍御及師王佖冑聞之意亦
鮮及兵事起程松為宣撫使乃從士寅潼川踰年潼
川大火因請祠去加大學士俄起知瀘州諫官論其
宿負罷之然其自為右史至執政適當偽學之旣往
往因事救解佖冑頗從之當曦變時士寅適家居不
與其事蓋始終全福者
夏四月戊子朔錢象祖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劉

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皇甫斌兼知襄陽府

以代李奕也邊事既起初命奕代鄭挺守襄陽至是奕自江陵副都統改鎮江都統而以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辛丑日中有黑子

甲寅流武學生華岳

坐上書諫用兵送建寧府編管

乙卯大風

五月己巳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毛自知等四百三十有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自知對策首論宜乘機以定中原因擢為魁嘉定改元三月自知降充殿試第五甲以首論用兵也

復淳熙薦舉改官法

本末詳見慶元六年十月嘉定三年十一月　李心

傳曰薦舉改官法未嘗不善也患在乎士大夫以私意汨之耳開禧末李仲行為益部刑獄使者有舊舉將之子以職司狀為請仲行厚待之將行語之曰興宗昔以職事受知先公今不敢忘然舉賢王事也非報恩之物有貴人移書以子壻為託者仲行報之曰令壻奉公守職雖微命戒亦將舉之如有不然有所未可嘉定初余弟仲貫甫自著作補郡將行面白諸公貴人乞勿薦士諸公皆從之真景元繼除江東副

澧朝辭入見又以劄子面論之余謂士大夫人人如
仲衍景元則公道少伸而奔競之風庶幾乎息矣若
夫通博易納賕謝又罪之大者故不復論

乙亥立皇子

詔曰朕惟親親人道之始而尊祖睦族禮所以嚴宗
廟重社稷也二帝三王之隆靡不由之威武軍節度
使衛國公曮藝祖皇帝十世孫也自幼鞠於宮中端
重聰哲凜如成人日者從游資善博親義理之訓益

茂温文之德望實之美中外聳聞朕承先帝洪業夙夜祇畏懼弗克任歷日彌長而國本未立謂天下何若稽嘉祐之宏模爰暨紹興之令典有司攷禮正名朕將遵而行之其以曮為皇子進封榮王

是月金人來責渝盟以邊民侵掠及泝邊增戍為辭

六月罷廣東稅場八十一所

戊戌命教閱禁軍
令諸路安撫司任責
庚子以程松制置四川
辛丑鄭挺罷
挺時為淮東安撫坐擅納北人牛真及刼漣水軍事
敗奪二官罷
壬寅天鳴有聲
復同安漢陽蘄春三監

乙巳吏部七司法成

陳自強等上新修淳熙以後七司法明年三月頒行

秋七月庚申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六月壬子宰相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用本朝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事故有是命尋詔侂胄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　國朝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九四人天禧初王文正公旦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

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歷初呂文靖公夷簡亦以首
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許公卒辭之元祐初
文忠烈公彥博自太師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
呂正獻公公著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
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
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勲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呂
二公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
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

臣已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
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及佐冑將拜平章儀曹蕭景
伯討論典禮乃請三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大率皆
用申公故事而損益焉其後邊事起又命一日一朝
尚書省印亦納於其第宰相僅比參知政事不復知
印矣始時禮官議廣左丞相府以為佐冑第又議仍
給節度使俸佐冑引義控辭有詔褒納而止蓋佐冑
繫銜比申公省同字則其禮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

其所與者廣此當時討論之本意
丙辰蘊師旦建節
除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
丁卯詔舉將帥邊守
侍從兩省臺諫在外待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
帥各舉將帥邊守一二人
戊辰贈趙汝愚官
為少保

是月不雨

癸未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及諸路決繫囚

八月丙戌蠲兩浙闕雨州縣贓賞錢

置資善堂講臣

直講說書各一員　直講以命鄒應龍皇子之未王也應龍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說書以命張聲道時太子初就傅諫議李大異建請增置講官用嘉祐故事以說書為名從之然嘉祐間英宗正除

防禦使故宮僚以皇子位伴讀說書為稱自紹興初已置資善堂賛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講官屬之名甚備至是乃沿襲故名蓋大異失於討論也

八月癸巳雨

乙巳以郭倪守揚州

自殿前副都指揮使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是月封贈劉光世守文虛中

光世鄜王虛中少保　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

將因光世之孫伯震有請遂封王既又封岳飛為鄂王按飛封鄂王已見上年五月據此文又似在封光世之後必有一悞中興諸將至是畢王矣

閏八月戊午編斷例

自隆興以來二年八月書成上之名開禧刑名斷例

癸酉罷遺應制科何致

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有何致者字子一永康青城人祖耆仲字子固淳熙初嘗為部

使者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為郡守陳纉館客纉入為司農丞薦致於劉德秀德秀亦喜之時李壁為禮部侍郎劉師文為工部侍郎德秀率二人以制科薦於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宬東陽杜福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屢懇於壁壁以為狂笑不顧致更禱纉纉即以德秀意為蘄師旦言之韓侂胄不得已於德秀為降内批如所請後二日權中書舍人易袚繳還致大慼乃以劉子白廟堂謂

言詞多取憎疾必觸忤報罷乞寢已降召試指揮且
謗紱不已時鄧友龍方得侍御史俄而紱除右司諫
友龍先為修注以嘗論謝深甫二子出身紱亦恨致
因及之友龍曰司諫始入言路而亟讎一布衣何示
人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友龍得論之明日
相繼求對紱論二謝駁放出身友龍論致進卷詆誣
伊尹罷歸致亦登佗冑之門友龍無以為罪故摘致
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為天下開陵犯

之端之語以此激之時人謂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
指此也辛未歲致以吳獵薦再召正言鄭景紹論之
乃勒令歸鄉增修所學焉
戊寅欽宗玉牒成
韓侂胄等上進併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
庚子詔贓吏追還所受贓
如舊法

庚戌大風

冬十月甲子汀州獻瑞麥圖按本紀作江州

時歲旱守臣陳鑄更圖瑞麥以獻詔奪一官

庚午復置和州馬監

十一月乙未申嚴告訐之禁

十二月癸丑朔修孝宗光宗御集

癸酉詔永免二浙身丁

前三日詔兩淮京西監司帥守講行寬卹之政　詔

曰朕惟方今大計在寛民力二浙承平歳久生齒日繁租賦之餘重以身丁之斂吏弗加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處爰敷曠澤庸示至懷兩浙路身丁錢絹自開禧二年以後其永除之　明年正月蠲兩浙路身丁紬綿　李心傳曰大抵丁錢多偽國所歛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税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戸長保正雇錢復不

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四
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
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
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
折税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
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税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
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
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也民安得不困乎余

惡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委顧以趣辦爲能
而撥其本也故詳録其事以待上問而出焉
戊寅韓侂胄挑金使
金主遣禮部尚書趙之傑來賀來年正旦韓侂胄平
章軍國事欲開邊釁募命鄧友龍以給事中館伴之傑
入見容止倨慢持國書逡巡却立若將要上爲起者
閤門覺其意奪書以進之傑益不平俄贊者唱云躬
身立躬字金主父嫌名也金主父顯宗名允恭之傑端立不動

佗胄遽前奏請傿還內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翁時了翁時

爲館職所言如此但與閤門詔相差誤乃當時諫疏中略及之偶未詳耳朱質時爲著作郎上書乞斬金使佗胄雖不從猶罷其天竺之游明年春北使既去友龍坐貶秩而質除諫官及嘉定再和二人踰嶠蓋以是也 孝宗實錄淳熙六年十一月乙亥樞密院言盱眙軍申泗州牒金國完顏亶已追謚閔宗皇帝升祔太廟所有廟諱及同音字並合與回避詔下有司照會以此例之則躬字亦合與避

而不避者伲胄欲以挑金也

是歲厲仲方造戰車

中郎將厲仲方者為歷陽守仲方本書生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敵於清水鎮然不知其詳何如也

真里賦國來貢

獻瑞象

賑諸州水旱

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命賑之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